

紅桃粿的滋味

姚 船



每天晚上，在看完當天電視新聞報道後，內子就會在廚房小餐桌上擺上功夫茶具，然後煲水。等水沸騰，就由我打點了。燙茶杯、熱茶壺、裝茶葉，很快地，熱氣騰騰的茶湯就在小瓷杯中散發出誘人的芬芳。

這也許已成老兩口日常生活中的「規定動作」。千日一茶，天天如是，似乎有點刻板。但品茗閒聊的話題隨意而廣泛，單是記憶中的故鄉，那些年的人和事，風景和美食，傳統和時尚，就可以扯個天長地久。

這天，不知不覺又聊起了紅桃粿。紅桃粿是潮汕地區特色美食之一。粿因紅色，又似桃形而名。但它並非如桃子一樣是圓錐形，兩面扁平，像一個倒轉的大大的逗號。潮州人逢年過節都會製作紅桃粿，拜祭神明和祖先，尤其到了農曆年關，家庭主婦就忙得不亦樂乎。

紅桃粿分鹹甜兩種，主要看餡料。甜餡一般以花生炒熟去膜打碎，再加白砂糖混合而成。也有以紅糖糯米飯作甜餡的。不過，大多數還是以鹹餡為主。糯米、花生、蝦米、冬菇、豆腐乾、五香粉等，有的還加乾貝。花生和蝦米切碎，冬菇和豆腐乾切粒，用油炒香，倒入蒸好的糯米飯中，再撒上五香粉和胡椒粉，攪拌均勻即可。

粿皮用粘米粉搓成。當年我們在內地時，因糧食限量供應，市面沒有粘米粉賣，要靠每家每戶自己製作。先把平時有計劃積蓄下來的白米提前一天用水浸泡，涼乾後就到大石臼中搗成粉末。石臼很大，大木架上一人用腳踩，一下一下的，利用槓桿原理，讓另一頭的大槌打到石臼中，像雞



▲潮州紅桃粿酥香可口，可做祭祀之用
資料圖片

啄米般，一起一落，緩慢把米粒打碎。而石臼旁坐着一位有經驗的婦女，膽大心細，趁槌頭躍起之際，迅速用手中的勺子把石臼中的米碎攪到中間，兩個人上下默契配合。米打成粉狀，還要用網眼很細的銅篩子反覆篩過，才成了幼滑的粘米粉。

製粿皮時，粘米粉要加泡過紅麴的熱水，染成紅色，不斷搓揉，又黏又燙手，頗考功力。待柔軟度合適，捏出一塊一小塊，搓成球形，用擀麵杖攤壓成片。這時，就可以放在掌心，用湯匙加上適量調好的餡料，再輕拉粿皮，把餡料包住，放入木製的粿模中，輕勻壓好。

時節做粿，大人忙碌，小孩也想玩一下。直等到印粿模，大人才肯讓小孩子參與。記憶中，我也曾幫着印紅桃粿。用小手小心翼翼把捏好的粿坯按在木模中，然後把似乒乓球拍的模具放直，用力往桌面一敲。隨着「嘭」的一聲，紅桃粿就掉下來。擺在面前，紅彤彤，個個形狀大小如一，真討人喜愛。

放在鋪着芭蕉葉的蒸籠裏，大火蒸十幾分鐘，大功告成。剛出籠的紅桃粿雖然香軟可口，但我還是鍾意油煎的。把紅桃粿橫切一刀，分成兩塊，然後煎至兩面金黃。粿皮酥脆，內裏是軟綿綿的餡料，一口咬下，多層次香味四溢，直衝腦門。

想一想，該幾年沒親口嘗過煎紅桃粿那獨特噴香的味道了。前些時，與故鄉一位舊同學通電話，談及兩地生活。我問，現在逢年過節還做紅桃粿嗎？他回說，粿店、餐館有的是，隨時買，隨處吃，誰還在家自己做？但在大洋之隔的多倫多就是見不到。不過，在我們喝功夫茶的時候，故鄉的美食，紅桃粿那酥香、軟綿的滋味卻在心頭縈繞，伴隨着舌尖上茶的芬芳……

德國人作客與用餐的禮儀

余 逾



想不到吧，這一堂「德國禮儀課」竟然是我的德語課的內容。

雖然是關於禮儀，我們卻是從扮演一名「難纏」的客人開始的。讀懂了整個劇本後，我們開始一組主人和受邀客人的對話。

主人邀請客人入座，這位客人覺得窗戶邊太冷他要坐離暖氣最近的地方；主人給客人倒開胃酒，客人說我不喝任何含酒精的飲料；主人給客人頭盤堅果沙拉，客人說不喜歡堅果；主人給客人上主菜鹿肉，客人說我吃素；主人給客人上餐後甜點，客人說我減肥；最後客人還使勁打了幾個噴嚏，說對主人家的貓毛過敏……

除了用餐環節，劇本還描寫了這位受邀的客人不帶任何禮物去參加聚會，以及遲到，甚至不給主人正式道別便自行離開等等。這一切，便是德國禮儀中的反面例子。

德語老師給我們解釋說，也許這位客人的

每一個要求看上去都不算太無理，這樣的情況一次或者最多兩次也許可以理解，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過於挑剔，這樣會傷害到主人的感情，所以也被視為非常的無理。

「你們告訴我，如果是在某一次工作上的聚餐，比如說下班以後，晚餐。有同事，有老闆，有客戶。你如果覺得真的是極度無聊，恨不得立馬回家，正確的做法是什麼？」

老師提出了這個問題，讓同學們想一想作答。

「禮貌的跟大家道別，說我要回家了。」直爽的意大利女生說。

「所有的人都沒走，你沒有特殊理由便提前離席，不妥。」老師否定了她的答案。

「那就說我有點重要的事情，跟各位說抱歉，我必須離開了。」法國男生說。

「編個理由是很容易被揭穿的。」老師搖頭。

「那就只有不走了……」我攤開手說。

「正確！正確答案就是忍着，留下來直到聚餐結束。」老師眼睛一亮用手指向我。

六一回憶錄

何 婕



「童年的一天一天，溫暖而遲慢，正像老棉鞋裏面，粉紅絨裏子上的陽光。」張愛玲《童言無忌》中的這句話讓人在憶起童年時，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溫度。

今天是六一兒童節，雖然這個節日於我而言已經有了一段不可往復的時間距離，但關於它的回憶卻始終是美好而靜謐地存放在腦海中的——「太陽當空照，花儿對我笑，小鳥說早早早，你為什麼起得那麼早」這首兒歌，可以說是我這一代人關於童年的背景音樂之一了，記得那時的六一，我們總免不了要哼着這個小調，背着書包去學校憧憬這一整天的美好。

現在的小朋友自然是幸福的，生活條件越來越好，六一兒童節也越過越多姿多彩。可是，誰又知道這些年來，六一兒童節都經歷了哪些變化呢？上一輩人的兒童節是什麼樣的呢？

詢問了家中的長輩，我才知道，原來在新中國成立之前，就有「兒童節」了，與現在不同的是，當時的孩子們以抗日兒童團員的身份加入到革命中，其中有著名的王二小，也有後來的董存瑞。據老兒童團員回憶說，到兒童節這天，只要日本鬼子不來「掃蕩」，縣裏、區裏都要組織活動，開大會。有時舉行唱歌比賽，有時組織操練，幾個村的兒童團圍繞着勁，看誰歌唱得好，操練得整齊，得了優勝還有獎品，獎品一般是鉛筆等。

到了新中國成立後，又將「兒童節」定為與國際上一致的六月一日，一直發展就到了如今。

我的童年，比起老一輩人自然要好上許多，但跟如今的兒童節到底還是不一樣的。我們沒有手機，沒有電腦，那時候城市還沒這麼大，樓還沒有修得這樣高，也沒有這樣那樣豐富的娛樂生活和遊戲設施。

那時候，生活在鄉鎮上的孩子有自己的世界。他們最喜歡的就是走在山間、泥土地上，小夥伴們一群一群，走得很遠很遠的路。然後，去找到另一個小夥伴，大家說說笑笑，不怕烈日，不怕寒風，總是聚在一起。他們會下河摸魚，捉螃蟹。跳皮



▲新中國成立後定六月一日為兒童節
資料圖片

筋，跳高，一根長長的皮筋，就可以讓他們玩一整天。跳格子，打沙包，打彈珠，扇畫片，吃着一毛錢一袋的酸梅粉和同樣廉價的辣條，感覺自己到達了人生巔峰；「扮家家」，你演唐僧，我演猴哥，各種小劇場紛紛呈現。

走在鄉間的小路上，你會聽到一群又一群孩子的笑聲，單純，不摻任何雜質，這是最簡單，也最純真的快樂。

而像我這樣生活在城市的孩子，從那時候起，就已經有了一些更豐富，也更數字化的童年了。我們看了很多動畫片會整天討論劇情和各自喜歡的卡通角色，譬如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、譬如柯南和小蘭、又譬如魯夫和喬巴；我們也會和朋友一起去社區裏玩遊戲，男生一隊，女生一隊；還會在放學的時候擠到小攤販面前用省下來的零花錢買烤串兒……

其實，無論是鄉鎮還是城市的孩子，八〇後、九〇後的我們都有幸享受了中國改革開放和動畫黃金期的成果，國內佳作不斷、國外精品引入，讓年幼的我們下了

「……」大家都表示不大理解。「工作聚餐，就意味着是工作的一部分，這和與朋友聚餐不一樣，不能隨時想走便走。在德國，工作上的聚餐和平日作為朋友的聚餐是有較為明顯的區別。所以這一點上，也算是德國人的固執吧，工作聚餐不是聚餐，而是工作，特別是有客戶在的時候。」

這一個「知識點」算是整個這堂「作客用餐禮儀課」中大家最沒想到的部分，其他禮儀和大部分國家都相似，或者稍微的嚴格一點。比如說，要等主人發話才能開始用餐，用餐時餐布只能擦嘴而不能擤鼻涕或者擦汗，餐具要從外往裏用，餐桌上的胡椒和鹽不能一次性放太多，不能嘴裏含着食物說話……

最後課本上還有黑體加粗寫了一條：不同的國家、家庭都有不同的用餐禮儀和習慣，請尊重每一種習俗。我想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「入鄉隨俗」的意思吧。德國人嘛，有時候在外人眼裏看起來一板一眼古板得很。不過，即便是古板，他們也「古板」地時刻準備着改變自己的規矩去尊重每一種文化。

美國人的「工作主義」

馮 進



一九三〇年代，美國經濟學家曾發表以下擔憂：第二次工業革命提高了工作效率，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，到了他們的孫輩，每人每周只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，大家該怎麼打發每周漫長的「五天周末」呢？到了八十年代，面對自動化趨勢，同樣有人擔心，如果未來人工都將被機器人取代，我們的閒暇時間該怎麼消磨？

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即將過去，美國《大西洋》(The Atlantic)雜誌的常任作者湯普遜(Derek Thompson)卻發現「有錢必有閒」的老生常談並不準確。他撰文指出，美國人均每年比歷史最高時期確實要少工作二百個小時以上，但受過大學教育、經濟富裕的精英們的工作時間遠超以往。特別是男人，簡直是越有錢的工作越賣力。湯普遜聲稱，在越來越多人不信教，美國社會日益世俗化的今天，工作已取代了教會；特別是對千禧代來說，「工作主義」(Workism)已成為一種人人膜拜的新宗教。

敬業愛崗不好嗎？湯普遜說，問題不在於大家是否該努力工作，而在於美國社會流行「事業至上」的神話，彷彿只有工作能定義人生，確立身份。事實上，目前美國逾八成五的工作屬於服務行業。與製造業工人能切實看到勞動成果，感到自己對社會、他人的貢獻不同，許多所謂白領、「知識業」的從業者整天琢磨的只是如何讓顧客滿意。當我們看不到工作的意義時，一味追求財富，「成功至上」，必定會遭遇失望和幻滅。這種趨勢在年輕人中已經非常明顯。

他說，在美國首都華盛頓，初次見面，大家互相詢問的永遠是「你做

哪一行？」因為了解了對方的工作，也就知道了收入、地位、身份等諸多關鍵的個人資訊。可是，努力工作本身並沒有任何內在的高貴價值。我們不妨自省，世界上沒了我做的這份工作，他人真的會感受到極大的不便和不幸嗎？不過，針對湯普遜的說法，也有專家提出反駁。他們認為，工作的意義本來就由個人賦予，「情人眼裏出西施」。有些旁人看來又苦又累的低端崗位，個人卻自得其樂。比如，醫院清潔工如果覺得自己的工作在幫助病人恢復健康，不可或缺，自然會充滿幹勁。

這兩種立場，一種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「大陰謀」，指出有絕大部分工作的功用不是保證我們能實現自身價值，而是刺激大家買、買、買，「工作主義」實際上就是鼓吹「折騰文化」。另一種強調「正能量」，大灌「心態決定命運」的雞湯。兩種立場孰是孰非，自是見仁見智。我倒覺得，講求工作的意義本身已是一種特權。衣不蔽體，食不果腹，孩子嗷嗷待哺時，能找到掙錢的行當就萬幸了，哪裏還顧得上考慮工作有沒有意義？反過來說，即使工作本身無趣，憑着辛勤勞動養家餬口，養兒育女，也自有一份問心無愧的心安和尊嚴。

美國社會的「成功至上」哲學近年來在國內也越來越流行。渴求發財致富、權柄風光的野心過分膨脹，帶來的可能不只是個人心理健康、人際關係方面的損害。如果人人都不擇手段，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，更可能造成整個社會道德底線的崩潰。無論如何，在職業與家庭、友情等其他人生元素之間找到平衡，讓生活多姿多彩總不會錯。

對事業痴情無悔的，不妨自問：我熱愛工作，但我的工作回報了我的愛嗎？因為工作感到挫敗絕望的，也不妨另闢蹊徑，重尋真愛。



兒童節前夕，讀到一則帖子——《六十歲的大白兔奶糖又火了》。

打開鏈接，原來是上海老牌大白兔搗手氣味圖書館聯名推出了系列生活用品：香水、沐浴露、護手霜、身體乳……

經典的紅藍白色調，標誌性的藍邊大白兔Logo，一秒帶我們穿越回童年。

其實，早在春天時，我就買過一款大白兔潤唇膏，當時是大白兔品牌與美加淨跨界合作的。潤唇膏被做成了奶糖模樣，味道與大白兔奶味差不多。我把它放在床頭櫃上，每晚入睡前塗抹幾下，像舔了幾口奶糖，情懷大慰。小時候，最喜歡吃的糖就是大白兔奶糖。那時流行一句話：「七粒大白兔奶糖等於一杯牛奶」。這話是誇獎大白兔奶味濃郁，含奶量高。可是當年哪個小朋友捨得把七顆大白兔融於水中做一杯牛奶呢？我寧願一顆一顆慢慢地

戀戀國貨

陸小鹿

吃，一顆大白兔奶糖就是一個兒童節。物質匱乏的年代，快樂如此簡單。

兒童節，是小朋友們的盛會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兒童節標配是紅領巾、藍裙子、白球鞋。我最喜歡素白的沒有一點Logo的上海回力牌白球鞋。每回參加六一文藝匯演，總是提前央求媽媽刷好白球鞋，用衛生紙包着鞋面晾曬，防止鞋面變黃。晾乾了，還嫌不夠白，偷偷撿了老師用剩的白粉筆，使勁塗呀塗，直塗到鞋面快要掉粉掉下來，才滿意地拍拍小手，邁開兩條細伶伶的腿，在操場上跳躍奔跑起來。

前些年，看到荷里活明星穿回力鞋繼而帶火小白鞋的新聞，不由內心升起一股自豪之感。對比國外鞋類品牌，回力鞋好穿又便宜，性價比明顯更高，最關鍵是它承載了我們的童年回憶。很多人的心底，都藏着一雙白球鞋，就像陳奕迅歌裏唱的那樣：「到一定年紀總算明白/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時候發生/那天無意中翻出了那雙發黃的白色球鞋/依

然還有心跳溫度/如今大了，那樣感動難重複/幸福和那雙球鞋放記憶最深處……」

北冰洋汽水，我是在朋友圈裏看到的。最近兩三年，每到夏天，就能看到不同的北京朋友晒出北冰洋，玻璃瓶、合金蓋、桔色汽水、一隻憨憨的藍邊北極熊，很有懷舊感。朋友A寫，「老北京銅火鍋吃得「熱水朝天」時，就該冰鎮北冰洋汽水上場了」；朋友B寫，「打一場久違的籃球賽，賽後一行人坐台階上，面前鋪一溜兒北冰洋」；朋友C寫，「懷念老北京的夏天，樹蔭下，小人書，北冰洋」。北冰洋是北京的國產汽水，上世紀九十年代被洋汽水衝擊停產過一段時間，這些年恢復生產，重新爆紅。戀戀國貨。國貨重新進入國人的眼眸，我想，一方面恐怕是因為打了情懷牌，一方面是不是可以說明，我們的國民自信心在提高？「洋貨即是好貨」的觀點已經悄然發生改變，放下盲目崇拜，攬鏡平視自己，我們其實一直美着呢。



▲國產動畫片《大頭兒子和爸爸》是一代人的童年回憶
資料圖片